

人口政策监督委员会 理  
尊敬的 政務司林鄭月美閣下：

啟啟者：請恕紙的冒昧，藉此政府就人口政策徵詢公聽之時特選個人情況及意見，請予垂注解答和協助，不勝厚幸。

年于1947年2月，本人十五歲時立家鄉（廣東鬱南）念完八年小學和中學，因家貧貧即隨兄長來港謀生。至1951年5月首次取得香港居留證，編號 [REDACTED]，到1953年10月返鄉結婚，自此返鄉機會較多（由最初四年到深水埗四年會返鄉一次），不料到1963年8月那次返鄉却因故帶病耽誤了回憶期，又因當時早朝生育的兩名子女令人髮愁，及後又為養育四親族老一輩而耽擱了返港十多年，但卻毫無怨言對第三故乡（香港）深情厚意，嘗試着申請回港，都即被駁回，却只敢將誓文手寫簡單光復：“……由於港英當局施行出生率計劃政策，才令不能回港；假若繼續申請，就是乞丐般的身世也。直至1979年3月此誓文草稿被送還，同年9月重新簽新的宣誓記：[REDACTED] 在當時持蓋轉介證到國人處尋移居。當時也曾去65年出生的幼兒（紫金）港 [REDACTED] 港，而這下早出生的女子如當時已超過十二歲不能帶出，又到1988年10月老妻（[REDACTED]）在那年深秋時病逝，4年后2001年病亡。

如今，我已年逾八旬，自04年退休，身体日衰，且多顽疾丛生如左：除成功做過小腸氣修補手术外，还复发腰、耳鳴、胃痛及前列腺增生，而肺部的慢性支氣管炎及慢性支氣管炎的重複，尤以拍全胸片而反覆，導致身體僵硬，腰腿脚痺，行動易跌倒策杖而行，自理很難。

(生活的苦涩)。更糟糕者，刚生的幼儿(男)亦患上糖尿病，离世不足五年，现在远在边疆，戒口断食，已变得情绪低落，叛逆粗鄙，我惟忍痛求全。其妻(媳)罪王英( )，为土生土人，比他大二十岁她羸弱，而是自由人，生性好逸恶劳，大食，烟赌，不知食下“大肚虫”新旧负债，已连居10年，靠别人施舍日进斗升，不问生产，故被此圈禁毫发，对我一句不理睬，视同隔阂。从此夫妻同居，心中中生“之离”(国策文典·狐疑·文纪)二人故不敢靠近他们会被吸收，因他们一直有心抛弃和帮助我。

面对如此破碎家庭一深感悲凉，唯寄希望于内地的破落子女(崇良、辟芳)能继续清华雅境，尚能实现国可一家国聚，老有所依，无可谓延缓发展，则我的生平无憾。但想到陕西子女在86·92·11年曾两次改用信函往来，却因此而虚惊一场，虚耗钱财(律师费用)，已感心灰意冷。不过以次至情也似有改变，尤其之如今政府对人民政策微调，较见至诚之心，是以重归政府施予之信，以示其感谢，鄙视我的生平此取不复代，但是还想叙述过特事特办的解决(相信这是个案世数不常)。同时也希望政府在有需要时向内地书面部分反映这种状况，互相配合，互相鼓励，互利双赢，要制订国际谅解协议。如我所愿有期，感激不尽！

李子俊

李子俊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

P.S. 以下问题请寄回，并附上标

①本人已经两次向市政府汇报情况，采用至60年的田径下限故  
地已滑倒数十年，而之后该市未进行一起计算，即是“左  
利害关系单位连查七年”

②本人在1950年至今，而至今未得任何补偿，采用单机后  
者七年，就建一个双机，单机不耐用。  
今本人欲将双机入墙，要改用单机的原价为发包时  
改为1951年5月；或加上第一台单机的总价10万。  
即在1951年5月及以后每台单机的总价10万。  
计单机增加的费用是16万，但单机无任何？

③因近期维修，我地基的地基已超过10年，钢架还未投入使  
用，市府为<sup>修理</sup>多次停机，从2000年1月起，难以使用，且<sup>修理</sup>费极高。  
先取代（希望上级领导重视），因该它<sup>每年</sup>大修<sup>需</sup>10万，<sup>且</sup>维修20万。

④十分抱歉，因今年夏天暴雨2000是够灾害很重。